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六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一目錄

治法論

養民論

三代因革論三

井田論

書崔實政論後

論治四則

卷十二 治體六 治法下

擬託之道

請簡承道章奏疏

敬陳新政四事疏

答曾君有書

卷十三 治體七 用人

平論一

平論四

明太祖待解縉方孝孺

用人

鄉愿論

潛邱劉記論治

讀後漢書後

大臣薦舉

與陳撫軍書

治體五 治法上

陸隴其 原法

錢維城 三代因革論一

惲敬 三代因革論四

劉鴻翔 限田論

袁枚 名實論

魏禧 論治

韓茨 法令應歸簡易疏

王與曾 敬陳時務疏

何道生 敬陳治滇實政疏

魏禧 復林若州言時務書

魏禧 平論二

魏禧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陳祖范 德才論

儲大文 知人難

闕名 除姦

閻若璩 論官制

程晉芳 讀兩漢權要之職

趙翼 司馬司士

黃永年 上某學士書

朱仕琇 管仲論

惲敬 三代因革論二

惲敬 封建論

孫廷銓 偶記

張士元 法制

陸世儀 書王荊公文集後

盧崇俊 請省奏銷駁查疏

姚廷敬 與安徽李方伯

蔡毓榮 途次見聞入告疏

程含章

魏禧 平論三

陶貞一 讀李文鏡近侍論

王友亮 重臣論

張望 好名論

管同 論用人

陸世儀 春秋論

王鳴盛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儲大文 侍中之職

潘耒 代應詔陳時務疏

任啟運

惲敬

劉鴻翔

陳鵬年

顧炎武

袁枚

姚文然

方苞

楊椿

魏禧

張英

徐旭旦

闕名

陸世儀

孫寶桐

趙翼

儲大文

程景伊

遵諭陳言疏
請寬臣工小過疏

卷十四 治體八 臣職

崇讓論

重刻陸忠宣公奏議序

江陵救時之相論

軍機處題名記

蕭長源奏疏序

考樂集序

與某公

青成部議疏

敬陳弭災修省疏

卷十五 吏政一 吏論上

馭吏策

正體論

曹參論

擬請重親民之官疏

請省簿書以課農桑疏

潘耒 請崇恬退明禮讓疏
趙廷臣 請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韓英 大人客物愛物論

沈近思 范仲淹論

林潞 書王介甫諫官論後

王昶 軍機處述

張玉書 志寧堂序

方苞 寄周開捷書

方苞 調變弭災疏

孫光祀 請復六科舊制疏

徐旭齡 請禁密議停閣疏

周振業 大法小廉論

盧錫晉 守令

楊繩武 論人材疏

紀昀 條陳用人三法劄子

王安國 請除無益條例疏

廷孫銓 用人四事疏
王命岳 謝頒遇變 諭旨陳言疏

儲大文 汲黯論

黃永年 韓琦論

張士元 翰林論

趙翼 章奏批答舉要序

寧宸英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序

陳宏謀 寄周人驥書

李振宜 敬陳一德之說疏

曹一士 勸忠崇讓疏

魏象樞 請正人心疏

趙吉士 吏議

閻若璩 為政

鄂爾泰 論用人疏

李紱 省科條以培治本疏

李之芳 專差宜減疏

孫廷銓
蔣攸銘

黃永年

黃永年

姚鼎

程晉芳

胡煦

陳宏謀

姜希轍

熊文學

蕭震

盧錫晉

唐甄

鄂爾泰

徐越

靳輔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一

治體五治法

治法論

善化賀長齡揭疾輯

陸龍其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收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誥姦鋤暴而不厭其嚴治具嚴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不厭其簡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為世莫與京也苟不審其中而徒徇於一偏方其寬也則姦究肆行而不知詰方其嚴也則無辜觸網而不知恤方其煩也則天下多事而吏常能紀方其簡也則教弛法廢而上弗知飭安在其能振風俗而感人心乎漢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遺意者則以其寬嚴煩簡偶合於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則以合而有未盡合也今皇上紹承先烈思所以整齊風俗和輯人心則寬嚴煩簡之間誠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竊謂今日為寬嚴煩簡之說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見周禮之委曲煩重則以為宜用煩見太公之三月報政則以為宜用簡見漢高三章之約則以為宜用寬見諸葛嚴峻之治則以為宜用嚴夫周公之治周誠煩矣然其間豈無簡存乎太公之治齊誠簡也然其間豈無煩存乎漢高祖孔明試一以嚴而一以寬矣然寬者豈無用嚴之處嚴者豈無用寬之處乎蓋寬嚴煩簡者為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寬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為治之大要隨乎事者也故善為政者貴因時而知變又貴因事而知變苟謂時可寬而一平寬或可嚴而一平嚴猶未知寬嚴之變者也謂時可簡而一平簡或可煩而一平煩猶未知煩簡之變者也皇上垂統方新比之於周則正成康制禮作樂之會也其道宜用詳擬之於漢則又文景與民休息之會也其道宜用寬比今日之特則然也然以其事論之則又有不可概論者愚請得指其一二而其餘可以類推焉今日之寬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誣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貪汙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濫修定民志也今有錢糧與將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而法制不立其將何所底正乎宜命禮臣酌其差等不厭精詳務為定式嚴貴賤不踰而朝廷之名器足為重於天下此以詳為貴者也簿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為信者也然今上之施於下者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下之申於上者亦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而徒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務在必行不為虛文庶官吏得盡心於職業亦以之類姦豪之虛偽此以簡為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寬矣然以分毫之拖欠而遭黜革以限期之稍逾而加誶謗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錄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之有罪而禍及親屬不已甚乎此宜以寬為貴者也吏胥之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

自若豈非無法貪汙者未盡發覺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為貴者也故愚嘗論之曰寬而詳者為體嚴而簡者為用此今日之中道也欽治之謀無踰於此雖然猶有違焉夫寬嚴煩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皇上之一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其政之本盡通中亦其心有本絕焉是故以至仁為心而無雜乎偏私以至敬為心而無入乎怠弛此又皇上用寬用嚴用煩用簡之本苟無是心而欲施之政事者盡得其中豈有是理哉

原法

朱仕瑤

意者上與下同通於治之路也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使不迷於路路之繁而諸以起行者始信而終疑故明法者不可不先之以意意立矣則法其所立之景也長短曲直天下得進而求之以推其不二故令下而風行教成而弗叛意者何主也曰仁義忠信是也四者之為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則正夫負重登山海而無要一日失之則兵起於室故雖前世暴君千辟迭繼而其張下郡縣詔令未嘗不曰以四者責望天下誠見夫四者之足以藏身也使天下誠如暴君詔令以教四者則分明而恩固雖利膚推體赤赤窮困猶徘徊不忍上下相維以特暴君則暴君之意豈不得耶故迂四者是未睹四者之利也暴君利四者日詔於天下天下瞠而莫之應以法縲而意不至也脩法奈何曰刑名之末曰嚴家算格廣故明威以行法細賞深罰以致威威氣中人則賊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針於絮而寢處其上安其末而不知逼於刺也怠偃輟轉未幾而身血斃矣商君以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漢法行之時夜戶不閉道無拾遺境內肅清豪猾屏息聲震殊俗遠塞蓋北之上人御此威而過自喜也心泰意侈巡山告功刻石頌德謂天下不足為而子孫長治然忠愛根其禍賊胎結皮傳骨離形強服死九族崩心安問閭巷一旦乘機逆殺遠近冰釋名號四起城池自下國亡之日莽一人死宗廟社稷不可得秦之二世是也威極而犯法極而靡苟取一切不可要於精微垂之後世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世之說者皆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為天下宜明法而隱其意若是則以詐令也意倍仁義忠信四者而舉四者之法挾非質張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即釋其法而表其意還以愚上上下下相誦幽險荒蕪則人心敗而世道憂父不能恃子夫不能恃婦恤不能恃婢任不能恃友伏思酒食匪饗言交際懷容正色以相纂取聖口獸心則四者反為天下市故文惠市儒文愛市詔陰陽反復泯泯焚焚吾不意周公仲尼之訓直為盜佐佐姦也舉天下如此則君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萬失至斯上人隱意之禍也故諸葛忠武治蜀賞罰嚴明與商君治秦無以異也一則車裂而民不憚一則身歿怨家出涕舉國若喪者她不忍除服白帽成俗豈與幽之效也秦民不敢議令而忠武之震庸主不疑則其心下之宣與幽曰可見矣夫豈者求人知知之則不違其意幽者畏人知之

則其毒欺已而法訖不行此商君之所處所以為可危也夫商君營戎狄為魯衛法未嘗不舉四者也而其反若是故荀卿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有國而成泄而敗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於理亂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良於懲創之思闇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蟄物皆鼓翼預足啟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無弊綱舉目張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予其意少加損焉則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轉丸於壁知必有滯之者也實一而勸百利少而威眾讀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而無可疑故視聽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膠固風俗淳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大意與四者皆不敵之器也兩不敵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特法聖君明意意立而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四者之利大見於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所目詔而不應刑名之所一切求而不能無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撝而天下從其袂叱咤而鬼神應其氣夫近在方寸之間不出衽席之際而兆民之志已通萬世之理已得正非索之幽渺而荒遠不可稽者也則君人者夫何惜而不加之意也耶

管仲論

任啟運

管仲霸之始王道所由絕也而吾謂欲復王道必自管仲始今有人焉自崖而墜萬仞之淵其所由起者必其所從墜之崖也自中華而通荒外其所由反者必其所從出之塞也管仲者王道所從墜之崖伯功所從入之途也故吾謂欲復唐虞三代之王道必自管仲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孟子惡其假非惡其仁也不然仲之存邢封衛何異於武王之興滅繼絕仲之連鄉軋里何異於周之并邑乘邱鄉長三選何異於鄉舉里選哉今以孟子貶仲之故并仲所講求之法而盡置之是孟子特惡其假而今乃惡其所假之仁也唐虞三代之遺必不可復也吾於伊周而後所深好篤嗜者莫如管仲其次則漢之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李郭侯陸宣公宋之韓魏公李忠定公明之于忠肅公王文成公其人皆具旋乾轉坤之力武侯固以管仲自比其實狄梁公以下諸賢其經世皆之學深於仲者也武侯之仁過於仲而治蹟反出仲下蓋仲所承者禹湯文武之遺而武侯所承者季漢之末也今之儒者蓋以孟子卑仲遂并仲所承禹湯文武之法盡棄而不道嗚呼此其所以終古不反者歟

養民論

錢維城

治天下者勢而已矣勢之所在道法出乎其中道一而法不一則百變而不離其宗法一而道不一則與世推移而要歸於無弊治民之道無過教養後世之教民非猶夫先王之教民也然求其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各得其所無以異所謂法不一而

道一者也。養民之法在務本而節用。務本者勸之謂也。節用者儉之謂也。人情無不自愛其力。出所愛以圖之。必不肯輕所愛而靡之。故勤者必儉。而勸儉必先勸。勤然而後世之患。不徒在於不勤不儉也。北方之田。一夫耕數十畝。犁而種之不墾不培。無桑麻布絮之事。婦女嘻嘻而坐。食南方則不然。耕織之業。男女同力。其勤如此。安慮其不儉。然而衣食不完。與北方等。其故何哉。蓋後世之財。與三代不同者。二古之所謂財。布帛菽粟而已。皆產於地。而出於農。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錢。農夫紅女終歲勤勞。而所獲或不易一握。此一握之物。又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無之即無以應官吏而行交際。夫金錢既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重之者謂得之而寒可得衣。飢可得食也。是其要仍歸於布帛菽粟。而止。而所貴乃在空虛無用之地。以無用制有用。於是耕不織者有權。而本計失矣。古者計口授田。一夫百畝。其貧富之分。不過地有肥磽。人力有強弱。勤惰蓋無大相懸絕者也。今則不然。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或無立錫農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隸。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賈賤賣貴。子母相權。歲入或數萬金。攷史遷貨殖傳。富者不過萬金。小者千金。今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千萬計。夫布帛菽粟產於地。產於地者有恒數。積於此必歎於彼。今以一家而有數千百家之產。則以一家而致失業者數千百家也。金錢制於人。制於人者無恒數。積之既久。則其勢愈重。而其歸之也愈大。是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也。此二者後世與三代異者也。勢與三代異。則務本節用之說。適足以長富民。而重困貧耳。且後世之患。尤在於貧者好自脩飾。而富者多節。盡金幼時見有為大吏者。禁民婚娶。不得用採與鼓樂。而民之業其事。閉戶不得食者數百家。有勝地禁民不得遊。伐其花木而薪之。而民之情。其地而食者。萬人皆張帳。無所適。此不知道變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為婚冠喪祭與歲時伏臘。令民皆得燕飲歡樂。交接往來者。豈徒曰將以行禮也哉。蓋以順其情。而致其用。而有無相通之道。亦存乎其間也。周禮荒政十有二。而曰蓄樂多昏索鬼神。三者皆繁費之事。先王以為歲饑。貧民必無力於此。其能致力於此者。必其有餘者也。因其有餘而導之行禮。以通其用。而貧民亦因其事而得食。此後世以工代賑之法所從來也。故多其節。即使富民皆得以自暢其情。而樂於行禮。則貧民之得食者必眾矣。節用之道。不可概而行之。若夫積重之勢。不可驟返。則以漸除之。而先去其太甚金錢之用。不可去也。去之失其富者。不獨商賈而在。國家要使布帛菽粟。稍得其用。民間貿易。尺布斗粟。皆許相通。惟價極大者。及行旅者。乃得用金錢。則農夫紅女。非官租稅。無所用之。而金錢之勢。輕占田多者。不能悉舉而歸之。官立年而限之。自某年。始田已至若干者。不得增置。不五十年。亦漸均矣。此與世推移之說也。

慎策之哉

惲敬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與曰可周制六鄉為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夫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何

也周官司石掌率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于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并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于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主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主芻蕘之時有人主糧糗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驅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空虎賁氏周之官也則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衛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秋杜周之詩也則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則夏殷不能無觀扈之討鬼方之伐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蓋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疆事之爭多而越國之寇少耕耘之暇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連諸侯之役戰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以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受于天也古厚而今薄教于人也古密而今疎故古者士可以為農農可以為兵後世驅士于農則士壞驅農于兵則農壞泛令之則詭入詭出于二役而無用嚴束之則積怨蓄怒于一役而不安是亦治天下者所宜深計也夫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為是而八校為非唐之府兵為是而彍騎為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耶沈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八校無害于南北軍屯田之制能行則彍騎無害于府兵宋之保毅義勇明之翦手礦夫則養兵且借助于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速其畔也哉

三代因革論三

俎敬

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兵役也田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後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兵役廢而田役亦廢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并租庸調為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得焉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旅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長鄣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于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督官物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雇用之矣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夫軍旅田役追胥之役民役也府史胥徒之役官役也自民役廢而鄉遂之官等而降之以役焉至宋而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

胥徒自若也。蓋唐自中葉以來，天下擾攘，官役不足以周乎其事，遂取之于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視為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為固然。其後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為固然。至熙寧之時，而民役不可為生矣。是故鄉黨之末流，變為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為頭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頭役則民逸而業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後之儒者以熙寧之法而妄意詆訐，非知治體者也。且以後世官役之害民為熙寧顧後之弊，則尤不可。何也？熙寧所顧之役，民役也。後世之官役，每周之府史胥徒而已。然三代聖人賦之以祿以安其身，寬之以時以習其事，教之以道以正其向威之以刑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盡發域射之事哉？是故知官役之可顧，而官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寧；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三代因革論四

惲敬

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於前二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于封域之制，莫要于人民之業，莫急于軍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蔭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樂可也；夏之母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短褐，何必同？俎豆之華疏，不同於廟干戈之琫琕，不同於師車旗之完敝，不同於朝章帛之純量，不同於市蓋。聖人之治天下，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放之于民者，必使如絲之在縹，陶之在甄，無毫黍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尚，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于拂戾，趨事不至于迂回，于是首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而疎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篤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之大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雅之眾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雅之眾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修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矣。

封建論

綠野齋文集

劉鴻翱

自秦廢封建，柳子厚以為封建非聖人意。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蘇子瞻子由並主其說。劉子曰：子厚之論封建是也，其言周秦

之公私則非也。封建之廢存，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上有修德之天子，封建治郡縣亦治。然封建必德大，乃治。郡縣德稍次，亦治。其理易明也。上無修德之天子，封建亂。郡縣亦亂。然郡縣必大，不德乃亂。封建德稍衰，即亂。其理易明也。故封建之天下，非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不足以懷服。郡縣之天下，漢唐宋元明之英君懿辟，一人獨運於上，公卿大夫士承流於下，民未嘗不獲安。天為是雖不生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下已治矣。三代後，天不能常生堯舜禹湯文武，則不能不廢封建。或曰：中原之地，不郡縣不足以事天子。邊陲之地，不封建不足以控四夷。余則曰：天之廢封建，無中外異也。以天下之大，命將出師，反不如一隅之諸侯乎？是自割其土地也。是倒授兵柄於人也。是防邊外之寇，而樹邊內之敵國也。國家威德鼎盛，彼或捍禦外侮，以邀天子之寵命。一旦凌夷，即帝制自為矣。且漢唐皆威服萬里，窮髮之邦，無不梯山航海而來。邊陲不封建，未見四夷之必能陵中國也。或曰：異姓可不封建，同姓無土地，甲兵欲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雖少康不能中興，是又不知社稷之安危，國祚之短長，在王者之祈天永命，不在懿親之私土子民。天苟未厭漢光武，崛起田間，克復舊物，何嘗有一成之旅哉？天苟既厭其德，則我在王者之祈天永命，不在懿親之私土子民。天苟未厭漢光武，崛起田間，克復舊物，何嘗有一成之旅哉？天苟既厭其德，則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當秦滅周時，晉鄭之亡已久矣。將焉依乎？且漢有七國之變，晉有八王之亂，明有燕甯之禍，尤同姓封國之殷鑒也。說者又謂：吾所謂封建，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也。如唐顏師古之策，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居而治，可萬世無虞。嗟乎！太宗未行師古之策，故說者云然。太宗行師古之策，而受其害，則說者不復云矣。夫國雖百里，其主得操賞罰生殺之大柄，則與天子同也。今匹夫匹婦之含冤，朝告於天子，而夕罪其吏矣。如師古之策，即云不足以長亂，國小則值王室之變，藩衛天子而不足，而主不賢，禍及民生而有餘，以一省之故，天子遽廢其君，絕其世，非所以議功議親也。以議功議親之故而使匹夫匹婦之冤不得伸，豈王者不使一夫失所之義乎？然則封建之不可復，無大小一而已矣。吾故曰：唐虞三代之封建，天也。秦之廢封建，亦天也。漢唐宋元之末，海內分裂，羣雄割據，皆自相攻殺，合於一而後已。天不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當堯舜禹湯文武之時，而議封建是欲使天下之民無子遺也。豈天道哉？

井田論 錄野齋文集

劉鴻翱

三代封建井田之制，後世談治法者皆惜其廢。然自秦歷漢唐宋元明，非無英君懿辟，有志復古之主，而卒不能復。夫封建之廢，人主有太阿獨運之便。柳宗元曰：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井田下有利，益於民上，無害於君，而亦不能復。蓋其勢有不行者矣。論者曰：復井田必奪富民之田，以與貧民。富民不服，必生亂。蘇眉山曰：使富民皆奉其田歸公，計為川為濟，為洫為溝，為遂之繁，必塞溪壑，平湖合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窮天下之力，而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成。

井田成民之元骨已朽矣余謂卽不勞不死其勢亦斷不可行何也古者王畿方千里公卿大夫元士采邑畢在其中公侯伯子男附庸皆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等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其所食之田不過如今之村堡民之力穡以奉其上略如今富民之佃而又大半世祿高曾祖父與民相依為命地狹則措理易周情親則甘苦不忍以自私又擇民之耆德為比長閭師里宰黨正歲時簡稼器趨耕耨無異父兄之督率子弟故上以誠愛下嚮嚮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下以誠戴上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樂而頌聲作故可行也自秦并天下罷侯王置郡守州縣之大者兼古方伯連帥之封小者亦在五等之列今之不常如傳舍吏胥士人耻為民之狡猾嗜利者應役是時而行井田地既遼闊難周令與民情又疎而不親約一縣之眾不下數十萬戶民之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者日可數百人令之精神不足以給必假手於吏胥財多者得肥饒財少者得磽薄舞文弄法訟獄繁興從殷之助則防民之自私其力從周之徹則遺棄穡穗皆干罪戾矣豈不殆哉且夫蚩蚩之氓日盡力乎南畝一聞官府之命則駭汗不知所為者此後世之民情也悍吏之催科叫囂奔逐而民猶有恃者國家一定之賦縱浮收倍取民猶得食其所入之餘也若井田行則民之有田無田皆懸諸令與胥吏之手民不得而自主之矣如何其可行也張子欲買一方之田盡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重本抑末以示可行夫張子并一方之田則可如合通邑大都之田而井之欲保弊之不叢生雖張子不能何者井田第可施於私土子民之世封建廢而井田斷不能復矣如曰復封建以復井田而國家之治亂又不在于乎此故君子勿取於泥古也

限田論 漢史儋

孫廷銓

哀帝初行限田之制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過科者沒入縣官此其議本於董仲舒欲以抑豪強塞兼并近古井田之意為論甚美而卒難施行者以遠於人情也蓋上世濡樸未散萬法相維故其君可以眾建而不爭臣民可以耦耕而不亂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盡廢矣況又數百年欲則古昔而為治固未有萬法俱廢而一法獨立者也且如天壤之間山高澤深二氣之能水寒火熱一人之身股長指短萬象之表鵠白鳥黔極其不齊之數至於倍蓰無算固孟子所謂物情者也今夫生民之有豪強貧弱亦如是焉矣天地得其理則紛紜萬感而胥育王者平其政則參差羣品而皆安故夏殷之末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貧漢之初興阡陌亦無改而文景之民富任所以撫馭之者而已固不必其齊同也況當軍旅災後之餘民有非業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驅天下而歸農苟有辟草萊以贍國賦者惟恨其少及其易世各有分土家業而安遂欲裁多就寡推強為弱為此紛紛者貧者固懷非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政之平也夫人情驟見傾奪必不甘棄其所有此不肯瓜

分移寄徒應空名則必有攘奪矯虐適資暴吏而民始膠膠然亂于下矣夫為治不本人情而好為高論動以法古為名甚則為王莽不甚則王安石祇以厲民而已曷足尚哉

偶記

陳曉年

秦之暴不在長城隋之惡不在教倉元之亂不在治河安石之虐不在八股惟其人即得罪萬世則雖有功於天下者世亦且罪之茲為治當正其本而務其大

識遠則重大雖至可震衛之事視若尋常其實原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慎曹彬下江南凱還時但云至江南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德政致猛虎渡河之異對君問但云偶然耳今人夢得一錢至旦還笑擲穀運采逾日未忘視此當何如哉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自淮入渦至河南祥符縣銅瓦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十里此元人陸運之故道也倘漕運中梗河道未能遽復而又不經黃河之險此亦備急之一策也

昔人推水學者曰邨重曰單鐸邨重詳于治田單鐸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利舉矣然行之大是不易昔周惠二公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曰相公聞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怨厯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

書崔寔政論後

袁枚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為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政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不赦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定之為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定此言為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尤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猶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黨榮張鈞劉陶之死寔猶以為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欺曰火明象也明其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為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為中人說法曰御眾以寬曰寬則得眾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取心況桓靈乎吳劉虞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名實論

張士元

天下之事有本非格令之所限而蹈常習故若限於格令而不可稍變者按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也試言其大略一曰循例一曰避嫌古無所謂例斷之以義而已矣無所謂嫌出之以公而已矣世道既衰上不能無疑於天下下亦不能無疑於上於是事之有例者非例不敢為也其無例者以他事之例仿之亦非例不敢為也今所當避嫌者固不敢不避矣即非令之所當避者亦一切避之何則天下明毅之人少而庸懦之人多二事不利於明毅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人夫不循例不避嫌而遇事奮發有補于國家者未必加賞而循例避嫌者雖遠巡畏縮亦不加罰則人臣何為而不循不避哉此弊仍而不革則舉天下大臣小臣內臣外臣皆奉格令以從事而無由考其賢不賢才不才矣故曰不利於明毅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人也漢汲黯為諫者上使往河內視火災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遇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丙吉治旱蝗郡邸獄時宣帝以皇曾孫生事繫其後上有望氣者言使盡殺詔獄繫者吉閉門拒之曰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還以聞武帝亦悟因赦天下夫黯與吉之所全者大矣使統統守常事之例豈能成功乎晉祁奚辭於軍尉悼公問孰可奚曰臣之子午可公使午為軍尉軍無秕政唐太宗任魏徵或告徵私其親戚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猶以其不避嫌疑之徵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俱存形迹則國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瞿然悔之夫奚與徵之不避嫌豈可謂私乎又如趙充國備羌詔書屢促其出師力持留兵屯田之議護軍等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於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其上奏曰奉詔出塞引軍遠擊雖亡尺寸之功掄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卒從其言羌人降服然則循例避嫌者得非內有所不足歟惟事關君臣之分禮涉顯微之際則君子必循所當循避所當避不肯冒不韙之名然此乃人臣一時之過而非謂可概施之常事也且君之於臣固當推心置腹委任責成而為臣者受國家之任膺重大之責亦宜慷慨赴義有以自效豈得苟且從事而情同局外哉臺省之臣以宣布詔諭為職封疆之臣以承奉文移為職漫不省得失可否自謂潔已奉公脫然無累則天下之事果誰任之耶漢世遇天時水旱日星變蝕川溢山頽則三公引咎請退若不可對人者而郡縣被災害什四以上則太守亦坐免後世此道不行舉國家有大災異天子下罪己之詔而大臣恬然不知慙懼以為我事取中旨未嘗竊絲毫之權則國之治否民之安危固不任功過也然至國家有大喜慶之時則隆恩殊典錫予擢臺亦未見有固辭不受者是但享其安樂而不共其憂患也豈知巽惡巧避亦有時不能逃其謹責耶是故用人之道在核其名實而已名實既核則忠佞與優劣俱見而朝廷可以收人才

之實效矣石慶相齊國大化黃霸守潁川治行甚高及兩人為相皆不能稱職宋王珪居翰林歐陽公以真學士稱之至于進位平章乃有三旨相公之目假令石慶黃霸終於郡國王珪常為學士則亦天下之名臣也誠何取乎台鼎之位以暴其所短哉

法制日知錄

顧炎武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細常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起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為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兼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嚴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具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亂奪相仍略無管嚴豈非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乎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耗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此其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論治四則

魏禧

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詔略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為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年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貧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鰥寡荒之租而下益費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偽黜公府舊役使良家子伐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

吏而官益貪。蠹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佃官田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朴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救，指盜亦自知為官吏之資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橫。以為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罪其父兄之失教，非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詔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被蠶食。於是易業士商竄為胥徒，是謂舉俊秀而子弟益蠹。詩書登賓席者，破產百金。一時師生幸為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聞將舉，盛典則挈家逃匿。於遠僻日用亡聊，愁苦生疾，有司或拘囚鞭扑，誣以隱匿，至有禮請甫臨而縣梁仰藥以求死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議上災傷，計畝科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真才也，則高值而多鬻，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低。良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姦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墨吏有糾蠹胥有懲，則莫不責貨而聞釋獎勵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飢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蠹胥而吏益毒。語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治事人最要有略。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略有遠略有雄略。目前緊要者，教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略。事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略。出奇履險，為人所不敢為，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略。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略。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為先也。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可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制近之，又未有畫一之法。予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雜差。若田多者賣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過百石，則仍止出正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為善法。質諸君子，亦皆數服。獨家伯子以為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且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府縉紳貪殘，民不聊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何必紛紛為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則謂此法議之南方猶可，若北方貧民傭田者，皆仰給牛種衣食，手多田之富戶。今即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領色色亡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唯有逃亡，況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蘭佩名敏則謂田賦倭輕倭重，朝無成法，官無定

規吏因作姦民多告訐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筆記於此以見改法之難為獨見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可輕試紛更也

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以八股可觀德則齊魯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昌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故為經濟題能如漢人制策理學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可矣予以乙酉間作制科策欲以四書五經命題而以論策制體云

論治

陸世儀

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故書中所詳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則天下皆治矣後世治郡縣之天下則不然緊要任擇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皆可徐舉而無弊王荊公不識此意初執政柄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問守令若何概以青苗保甲之事強諸天下是以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壞試觀荊公治臨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也古今異宜為治者不可不審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已亦得利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己獨利其利故天下亦各利其利古之天下禮樂盡之今之天下賦役盡之能平賦役治天下為得半矣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俸

書王荊公文集後

袁枚

荊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荊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為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乘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心歸附譬之域獲婢妾仰食于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為之師亦不聞哀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荊公不揣其本弊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為利不以義為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